

编者的话:他们离开故土,扎根异乡,但无论走多远,无论走多久,始终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眷恋——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,拥护中国统一大业,盼望中华民族复兴……他们就是移居海外的大侨华人。2008年,对于南方冰冻灾害、四川汶川大地震,他们感同身受,慷慨伸出援助之手;迎接奥运圣火传递、对抗“藏独”分子干扰,他们坚定地与中国



离开了才知道，乡情有多深

罗斯华侨华人掠影

6月中旬,汶川大地震已过去1个月了,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网站上公布的数字显示,旅俄侨胞和俄罗斯友人仍在继续向灾区捐款。仅6月2日至11日,大使馆陆续收到捐献的赈灾款5.8146万美元。至此,中国驻俄大使馆已收到各类捐款总计80.1188万美元。

单以数字看,旅居俄罗斯的华侨华人的捐款也许并不突出,但是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说,这实在是个不小的数字。

“从上个世纪初开始,就有华人到俄罗斯,如今这部分人已经所剩无几,子孙也基本成为地道的俄罗斯人;新中国成立前后,有一批革命者的子女、留学生到俄读书;再后来就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,一批商人到这里来经商。这部分新侨民目前占俄罗斯华人的95%—98%。”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耿丽萍介绍。

据俄方统计,真正有俄罗斯侨居身份的华人只有2000多人,其余二三十万人是持有劳动许可的华人,他们大多以贸易为主。

有阳光的地方,就有华人,因为他们吃苦耐劳,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在经历了震荡与萧条的俄罗斯,华人同样没有缺席。他们受高利润诱惑,更在高风险中跌宕。

关百新,莫斯科新旭集团总公司总裁,1994年从远东地区第一次到莫斯科“倒包”。人到了,随车而

国站在一起,成为奥运圣火坚强的护卫者。

日前,本报“华侨华人世纪行”采访组走访了俄罗斯、波兰的华侨华人。在异国他乡,他们的奋斗经历不尽相同,但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的光荣,传播中华文化,弘扬勤劳勇敢、扶危济困的美德,不约而同。今天本报特辟专版,报道此次采访的所见所闻。

来的货却丢了,他投入全部积蓄买来的价值十几万元的皮夹克不翼而飞。口袋里没有分文的关百新,差点流落莫斯科街头。当晚,他找到中国人聚居地,敲了无数次门,总算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同乡,暂时留他住下。后来,他靠着借贷卖货才重新站了起来——几乎每一个中国商人都可以讲一段自己的艰辛经历……

韩存礼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留苏学生,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:前年,一个卖电器的中国商人,被竞争对手陷害,诬告他贩毒。因为语言不通,情况不熟,家人四处托人,情愿以7万美元消灾,都没成功。后来,韩学礼接受全权委托,代他们出庭,在中国驻俄大使馆的关切下,此案最终真相大白,这位中国商人被无罪释放。

除了这些社会问题,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,目前还面临转型问题。“他们大部分还停留在现金交易阶段。”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总经理、老北京大酒店总经理李宗伦说,“俄罗斯经济正在逐步规范化。今年,俄罗斯杜马出台一项新政策,禁止外国人在俄从事零售业。虽然在各方面协调努力下,这项政策暂时‘软着陆’,但对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来说,转型问题已经迫在眉睫……”

“尽管他们生活很艰辛,但是和中国的感情很深。”耿丽萍用“觉悟高”来评价在俄罗斯的华侨华人,“这边华侨华人与中国联系密切,对国家非常关心。凡有重大事情,绝对和祖国站在一起。”

“今年初,南方一些地区发生雪灾,我们从报纸广播上听说了,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点事儿。莫斯科中国北方华人商会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,都表示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,支援中国,抗雪救灾,一下子就捐了1.27万美元。”关百新说。

5月12日,四川汶川发生8.0级地震,隔天,由俄罗斯中国总商会牵头,旅俄侨胞便自发组织了向灾区同胞献爱心捐款活动。短短半个小时,捐款数额就达12万多元。有的人眼含泪水,伤心得说不出话来。一位侨胞一下子捐了100万卢布,相当于4万多美元,却不肯留下姓名。他说:“中国就是爹妈,咱爹妈需要钱,怎能不捐?”

“没出国前,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。”关百新说。

压题照片:莫斯科红场。

有20年时间,生活在华沙的胡佩方,基本没机会讲母语,只能看中文书感受中华文化。那段时间,光《红楼梦》她就看了30遍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中国与波兰关系缓和,胡佩方终于可以说汉语了,发现自己“很多话都想不起来了,一开口竟然是书面语言”。

77岁的波兰华人女作家胡佩方,回望自己的经历感叹:“像我这样渺小的人,也还是要受到大气候的影响。”

1955年,胡佩方嫁给自己的波兰籍同学来到华沙。自小爱好文学的她,最初在华沙大学教汉语,后来广播电台、杂志社做编辑。胡佩方说,严格意义上讲,直到50多岁,她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。

“在我最好的年龄,我却不能写中国的东西。波兰那时的大气候,决定了有关中国的都是反华的,我一个字都没写过,宁可去写非洲那些我不熟悉的事情。”

在波兰生活了半个多世纪,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波兰语,胡佩方读了大量的波兰书,可以熟练地用波兰语写作。不过,胡佩方写的全是中国的事情。

“这是我有意的选择,因为我有一种使命感,希望让波兰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,而文学是一种很好的方法。”

可以自由讲述中国的时候,胡佩方做了一件此生最困难的事情——与两位波兰人合作,把《金瓶梅》译成波兰文。“我很欣赏《金瓶梅》。这是中国第一部描述社会各阶层百态的创作小说,下至走卒,上至皇帝,这一点,连欧洲的《十日谈》也比不了。”

要把这部以明朝俚语、山东土话讲述的宋朝故事,译成完全不同文化的波兰语谈何容易!“我的两位合作者,只有一位略懂中文,通常是

莫斯科新旭集团总公司总裁关百新,面膛红润,一脸憨厚。这位俄罗斯中国北方华人商会会长,毫不避讳自己来自黑龙江五常的农村,十几年前,从“倒包”干起,现在他在俄罗斯成立了公司,拥有两家餐馆,还投资旅馆业。

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,大多都是从最低层的“倒包”做起。俄罗斯经济复苏阶段,制度不规范,“倒包”利润高,风险大。有人血本无归,有人完成了原始积累。关百新属于后者。在他个人逐渐走向成功的时候,2005年3月牵头成立了北方华人商会。

回忆起创会初衷,关百新说:“有一段时期,俄罗斯形势比较动荡,给我们生活、经商都带来影响。我觉得要是有个社团,是个凝聚或靠山,就发起成立了商会。”

从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起,俄罗斯就出现了一些华人社团,但有的不太正规,影响了华人在俄罗斯的形象,也给中国商人带来很多困扰。

北方华人商会与他们不同。关百新说,他们用了年时间,在俄罗斯申请正式注册,而后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备案,起步就是一个手续齐全的正规组织。“最初会员不到500人,会长、副会长一共有25人,聘有俄罗斯籍顾问,还邀请著名侨领做顾问。经过3年发展,到现在会员超过了1000人。”

2008年3月23日,北方华人商会举办3周年庆。那一天是周日下午3点,是以卖货为主的中国人最忙的时候。关百新猜测,报名人数80多人,能来八九百人就不错。没想到,到

五十年不改中国心——访波兰华人女作家胡佩方



我先翻成波兰语,他们再帮我修改,而后我再修改。既要波兰人看得懂,还不能脱离小说原味。这样反反复复,逐字逐句差不多共改了5遍。”

“我希望每个字都可以站住推不倒。”胡佩方坦言,“在一些方面,波兰同事赶不上我,比如中国人的勤奋,还有说话负责。”

《金瓶梅》先是在杂志上连载,两年之后,50多岁的胡佩方决定提前退休,全心投入自己喜爱的翻译写作。“译《金瓶梅》共用了我8年时间,这8年里,我没有休息过一天。”

波兰语《金瓶梅》终于在1994年出版了,书的销路说明了读者反响。这本书多次再版,甚至3个月内再版两次。

2003年,胡佩方撰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发展历史、风土人情及现代变迁的《中国文化国粹》出版了。最近,胡佩方刚完成了一部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的小说。去年回中国,在青海和甘肃敦煌,体验生活,收集资料,准备再

凝聚，来自温暖——访俄罗斯中国北方华人商会会长关百新



了3点,一下子来了1100多人,会员来了,非会员也来了;北方人来了,一些南方人也来了。“会员和我说,两点半就有人开始喊关张关张,快去开会。”

是什么吸引这些松散的中国商人自愿加入到北方华人商会里来呢?关百新说,“商会注册时就有那么一条,是非营利性的服务组织。前3年,我们连会费也没收,就是想让大家知道,我们是为大家服务的。我自己拿了2万美元做启动资金。后来一些运作费用,主要靠会员捐助。开始挺困难,但真正需要出钱时,大家都还挺配合。”

“商会最能吸引人的,是我们做了很多事儿。有些事儿可能是你们在国内都想不到的。我来俄罗斯十几年了,俄语不错,也建立起了

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书。

很难想象这紧凑的时间表出自一位古稀老人。胡佩方说,“作家一生有两次死亡,一次是身体的,一次是创作的。最幸福的就是两次死亡接近重合。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大脑一片空白,所以就尽量赶时间。”

波兰人会对遥远中国的旧事甚至历史感兴趣吗?胡佩方的回答耐人寻味:一个犹太人派推销员去非洲销售鞋,推销员说非洲人不穿鞋。犹太人说了:所以我才派你去啊。“国内像我这样的人千千万万,但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波兰却是一个空白。我就是那个推销员,斗胆要来填补这个空白。”

“这虽然很难,但人的生命本来没什么意义,如果你给世界上加一点什么,哪怕是一砖一瓦,也证明你没有白来人世一趟。”

据说,在波兰,胡佩方有几百万的读者。有人读了她的书,成了中国迷。35岁的马莱克就是其中之一,他后来来到中国留学,娶了中国姑娘,如今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。“有一次,我到外地去开会,问在场的人,是我的读者请举手,结果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,因为他太年轻了。”说到这个插曲,胡佩方笑容满面。

不喝牛奶、不爱吃西餐的胡佩方早已融入了波兰主流社会。“华人不是只有被同化,才能融入当地社会,而是要自尊自重自爱。虽然我没钱也没钱,但也从没有自卑感,从没感觉到因为我是黄皮肤而受到歧视。”

“只要你不偷税漏税,人家不会歧视你。以前的老华侨在波兰表现很好,我很希望我的同胞、华人华侨能够自尊自爱,我们谁都没有权利给中国丢脸。”早已加入波兰籍的胡佩方,依然怀着一颗中国荣誉感。

一些社会关系。商会成立时,我承诺,24小时手机不关机,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会员有事,我就到场帮助他们。发货被扣、市场纠纷等等,不管发生什么问题,商

会都帮忙,大案子帮助请律师,小事情包括两口子打架,都帮着调解。遇到上当受骗、生意失败的同胞,我们把他安全送回国,有时我自己掏钱给他买火车票。”关百新说,做的这些事儿从没记错过。

“商会每个周末,还组织活动,会长、副会长、积极分子都参加。除商会内的工作汇报外,说说自己的困难,交流一下市场情况。会员们一看,我们商会的确让大家尝到了实惠,让大家有了靠山,也就愿意加入。”

北方华人商会3年会员增长一倍,关百新很欣慰。会长听起来风光,实际上,费时费力又费财,可为什么还心甘情愿、乐此不疲?他说:“我常常想,自己一个农民能发展到今天,首先要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,国家的政策好。我呢,也应该做点好事回报好政策,回报社会。”

在关百新内心深处,还有一个想法。在俄罗斯摸爬滚打十几年,关百新说,我至少可以帮助后来的同胞少受一些挫折。

“有个社团凝聚大家,可以团结、教育同胞依法经营、依法做事。”关百新说,俄罗斯办“中国年”,为华商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和条件。“华侨华人可以联合起来办公司,正式注册缴税通关,完全按照正规商业运作。这方面,我们商会一直做工作,希望大家能走上正规经营轨道。”



在近十余年的中俄文化交流领域中,李宗伦当之无愧是个重要角色。他任总经理的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,引荐俄罗斯优秀表演团体到中国,更通过多种方式把五千年中华文明介绍给俄罗斯。

“我想维护中国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形象。”李宗伦说。

1996年,李宗伦自莫斯科中央戏剧学院毕业。因为经常参与举办留学生总会的文艺晚会,他和驻俄大使馆文化处的官员很熟。“一次,文化处官员说,中俄两国贸易往来发展很快,文化交流仍比较薄弱。中俄两个文化大国没有理由不密切交流。你们何不组建一个民间机构,弥补中俄文化交流上的不足?”

1997年,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就这样诞生了。

李宗伦坦承,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,部分华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太好。当时,不少假冒伪劣的中国产品涌入俄罗斯,一些华人的素质也不高。提升的结果,2007年的元旦是“俄罗斯年”与“中国年”的交界,所以他们选

动,他们举办了“1997年华人文化节”。当时的中国驻俄大使李凤林非常支持我们,亲自担任活动的名誉主席。活动历时两个月,办了书法、国画、歌曲、摄影、中餐烹饪等七个大赛。”

“反响出乎意料得好,光歌曲大赛就有四五百人报名。参加者有的是音乐学院的学生,可是有的商人唱得一点不逊于他们。”谈起这次“处女秀”,李宗伦简直收不住话匣子:“老华侨非常兴奋,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华人在公开场合集会。一些俄罗斯人看到平时扛个大包黑乎乎的中国人,现在穿得整整齐齐参加聚会,非常惊奇。当地媒体说,这还是没有出现过外族人聚在一起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活动。”

此后十年,他们以中俄文化交流

中心为平台,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文化活动:策划和承办了三届“莫斯科之春”音乐会、莫斯科北京文化节,2001年为北京申办奥运会造势游行;协助俄罗斯电视台到中国拍摄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系列片……

2006年底的一天,李宗伦接到马尔斯·利耶巴慈善基金会负责人的电话,邀请他们合办当年的莫斯科新年晚会。李宗伦喜出望外,新年晚会是俄罗斯每年最隆重的盛会,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可以到俄罗斯最高层次的舞台上表演了。他坦言,这是中俄关系不断

主题。

为了办好这次活动,李宗伦绞尽脑汁:“我们把地坛庙会搬到了莫斯科马涅什中央展览厅,让俄罗斯人与中国最土的文化零距离接触。每位嘉宾一进门,先生换唐装,女士持绢伞,吃着春卷,品着茶道,看武术表演、舞狮舞龙,还有书法表演,写春联、客人的中文名字……”

今年农历正月十四,由莫斯科中国总商会行政联络牵头,中俄文化交流中心负责艺术策划,和莫斯科市政府合作,在莫斯科街头办了一个“中国春节花会”。这是华侨华人第一次与当地政府合办活动。游园

的俄罗斯人争着和舞龙照相,有的还和演员一起系上绸带扭秧歌,场面十分热烈。

从事中俄文化交流十年,李宗伦的收获不只是愉快的记忆,他介绍:“俄中友好协会把我们中心吸收为会员,把我吸收为理事,我是其中唯一持中国护照的人。”

2006年5月6日,俄罗斯老战士协会为李宗伦颁发了茹科夫斯基纪念章,表彰他多年来为中俄两国友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。“每年5月9日,我们都请那些老战士,特别是1945年出兵东北的老兵来联欢。1996年,我们第一次办这个活动的时候,那些老兵都非常感动。他们说,俄罗斯年轻人都把我们忘了,你们中国人还记得。我说,中国人是知恩图报的……”

华侨华人世纪行——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协办



怀着对华侨华人的一份牵挂,我们来到了肖邦、居里夫人的故乡——波兰。

在中国驻波兰使馆的安排下,记者采访了波兰华侨华人联合会常务副主席何京生、柴洪云先生。何京生1983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,专修波兰语。1985年受国家选派,到波兰留学。毕业后,他留在了波兰,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,在波兰开有一个餐厅——“老北京”、一个食品厂、一个玻璃加工厂,另外还从事贸易加工、家具批发等业务。

柴洪云198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,1994年来到中国驻波兰的国营公司工作。后来公司改制,他便留在了波兰创业。如今,他在波兰开有旅行社、餐馆等,经营的华都餐馆已经把餐饮送到了中

几回好梦至故乡——访波兰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主席何京生、柴洪云

波往来的航班上。他的旅行社则希望在中波之间架起一座了解、沟通的桥梁,创办不到一年,就已经组织了5批共100多人赴中国观光考察。一位去中国旅游回来的波兰游客感慨地说:“到中国后才发现,北京这个城市有多么繁华。”

谈起波兰华侨华人的情况时,何京生、柴洪云做了详细地介绍。波兰是中欧地区的大国,目前在波的华侨华人有千余人,大半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的商人及留学生,大都居住在华沙,以做贸易、经商为主。初期以服装、针织、丝绸、茶叶、玩具等轻工产品为营生,之后,发展到做家电、电脑、房地产等贸易。波兰的华侨华人普遍素质较高,经过初期的原始积累,生意越做越大,社会地位也逐步提高。华侨华人的发展与住在国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。越来越多的华商遵守当地的法律,做出种种努力以融入当地社会,为住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,日益获得当地社会和民众的认可。

1999年1月,由在波兰多年的企业界人士联合发起,波兰华侨华人联合会成立。“华联会”是旅波华侨华人的第一个组织,其宗旨是为在波华侨华人提供帮助,提高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;加强在波华侨华人的团结和法制观念,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,保护其合法权益;与当地有关机构、团体建立联系;促进中波两国人民相互了解,加强双方在经济、文化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。

“华联会”成立9年来,为使新移居波兰的同胞尽快熟悉当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文化传统,定期举办知识讲座和咨询活动,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和社会活动,组织华人参与波电视台宣传中国四大发明的拍摄活动等,2000年还筹办华人儿童汉语学校,扩大了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和“华联会”的知名度。

“华联会”的成员虽然身处异国他乡,却时时刻刻关注着中国的发展。5月12日,汶川发生8.0级大地震,同时也牵动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心。波兰华人华侨联合会发起了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悼念活动,大家踊跃向四川灾区捐款捐物,有些华人甚至第三、第四次献爱心。截至5月26日,驻波兰使馆共收到旅波华侨华人、留学生和中资机构捐款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。

采访结束的当晚,我们正巧被安排到华都餐馆。柴洪云先生业务繁忙,没能与我们一起用餐,但餐桌上增添了两道菜。服务生转告说,这是柴老板特意嘱咐添加的。两个菜虽然不算什么大礼,我们却从中感受到了旅波侨胞的厚谊。

压题照片:波兰华沙的肖邦铜像。

采访组:王苏宁、苏银成、孙立极
本版插图:马国英